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说说《夜光杯》的编辑们

◎ 龙聿生

也许,《夜光杯》的“粉丝”心头一直有个疙瘩没有解开:这些走马灯似地在版面上端挂着“责任编辑”名字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伙人?

是的,很难琢磨。不要说业外的读者搞不清,连业内的同行也叫看不懂。

你看,刚刚在这个版面上看到他(她)的名字,翻过一张,又在那个版面上看到了他(她)的名字,再翻几张,同样的名字又出现了!“粉丝”们难免迷惑不解:莫非他(她)分身有术?

你看,刚刚见他(她)在报社休息区和作者在谈稿子,一转身,却瞥到他(她)已在办公室里改稿子了,接着,只过了一会儿工夫,又在电脑房的拼版电脑前和他(她)相遇了!同行们不禁疑窦丛生:他(她)是“神行太保”戴宗,还是百毒不侵的钢铁侠,抑或是所向披靡的阿喀琉斯?



■“做生活”(速写) 俞晓夫

都不是。他们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拿到体检报告后,面对又增加了的一个红箭头,他们完全失去了平时的矜持,焦灼不安写满了脸上;娃的幼儿园还没有搞定,他们会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求爹爹告奶奶;尤其搞笑的是,他们把到电脑房组版,叫做“到车间做生活”……

有人喜欢在“编辑”后面缀以“老爷”两字——编辑老爷。我不知道他们中的哪位认同这样的称呼。反正,即使是曾经有过“老爷”范儿的人,自从做了“夜光杯”的编辑,就“苦大仇深”了,原先的范儿不知不觉灰飞烟灭——没有人会把你当老爷伺候:茶自沏,饭自打,路自走;采、编、拼(组版)一条龙全都自己干;更何况,面对那些死心塌地一根筋的作者或读者,尽管脸上有些挂不住的烦躁,但心肠早就被感化得一蹋糊涂,开始放软档了。

几乎所有从事《夜光杯》编辑工作的人,同时还担任着其他版面的编辑工作;而正在做着其他版面编辑工作的人,现在或曾经,一般都做过《夜光杯》的编辑。所以他们似乎更愿意把这个部门叫做副刊部而不是“夜光杯编辑部”——大概是人人都有“副业”的缘故吧。这种现象,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大型纸媒里,可以说,罕有其俦。

这是一个能“扎硬寨,打死仗”的团队!《夜光杯》的编辑团队里,有俊男,也有倩女;有大叔,也有小妈;有博士硕士,也有自学成才的;有大牌作家,也有某一领域的专家;有夫妻响档,也有单身贵族;有话痨,也有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有网络鬼才,也有书法高手;有性格偏急的,也有性



■“看风景的人”(摄影) 张龙

情温吞水的;有鸡叫出门的,也有鬼叫回家的……明显是“散户行情”,然而,这个团队“一致行动人”的特征又很强烈。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道不同,没关系;志相近,才重要。这个“志”,在他们的语汇里,就是不能把《夜光杯》这块金字招牌栽在自己手里。

作者和编者鱼雁往来了几十年,居然怪怪一面,虽然“荒唐”得让人难以想象,但发生在《夜光杯》的编辑身上却并不鲜见。这只能说明,“认稿不认人”、“相隔万里,莫逆于心”的“薪火”,在新老编辑身上得到了传承。

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团队里的人数相对庞大,再加上每个人个性又很强,要想在版面上体现一以贯之的《夜光杯》味道,谈何容易!但,他们做到了,靠的就是没有明文规

定却约定俗成的编辑理念——要接地气。

《夜光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风格至今未变,应当归功于编辑们秉持的理念没有动摇。

这是难能可贵的工匠般的坚守。

诗人卞之琳在《断章》中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没错,诗中描述的那种意境,可谓《夜光杯》编辑们心态的传神写照。正因为“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也正因为“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所以,他们必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希望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到别人。

这就是编辑们在迎接《夜光杯》创刊七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发自肺腑的最大愿景。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40.病逝澳门,魂归故土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当时孙科寓居香港浅水湾,一度把卢慕贞接到香港同住。孙科对年迈的母亲极为孝顺、体贴,每晚临睡前,必至母亲卧室,看看被子盖好没有。每天清晨 6 时祷告完毕,即陪伴母亲到花园里散步。后来,孙科偕夫人陈淑英前往法国,卢慕贞则重返澳门孙公馆。这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及在台亲友曾劝卢慕贞迁居台湾安度晚年,但她以年老眷恋家乡,年岁已大不宜远行为由,婉拒前往。

1952 年 9 月 7 日,卢慕贞在澳门文第士街寓所病逝,享年 85 岁。因她遵照孙中山的劝慰,离婚后就信奉基督教,曾担任澳门浸信会会佐,所以澳门浸信会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隆重的葬礼,由政府赠予墓地一块,安葬在澳门西洋坟场,由孙科及其两子共同为她立碑纪念。此时,孙科远在海外,未能返澳门见母亲最后一面。

卢慕贞生前把长期收藏保存的孙中山的遗物交给一直陪伴她的女儿孙婉。这些遗物计有:孙中山写给卢慕贞的家书六封;纪念照片十二张;1893 年孙中山在澳门开办中西药局,向镜湖医院益善堂借款两千四百元,孙中山亲笔的借据和 1919 年还该款单据各一张;孙中山生前穿用旧大衣一件,是由中国留美学生赠送;孙中山生前穿用旧西装两套(一套是檀香山制的,一套是法国制的);上海《中国晚报》自由录音,孙中山勉励国民演讲留声唱片三张(两张普通话,一张广东话);孙中山用的美国制金坠表一只;孙德明印章一个;孙中山在梧州市政厅坐过的安乐椅一把;总理奉安实录,奉安纪念相片一套,约数十张。此外还有卢慕贞自己穿过的衣服和哀思录,等等。

据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中披露,上述的孙中山的遗物,在孙婉去世后由其女戴成功继承,“后来这批文物被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以八万美元收了过去”。对于它的历史价值,孙穗芳认为无疑是一批难以估价的国

宝,特别是其中孙中山致卢慕贞的六封家书最为宝贵,为研究孙中山家世生平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其实,孙穗芳所讲的那批文物,只是孙婉遗物中的极小部分,更多的遗物在戴成功去世后,由孙婉的养女司徒倩继承。

1958 年 4 月,卢慕贞的澳门故居被辟为“国父纪念馆”,供海内外游人瞻仰,内中陈列着许多孙中山及他的家庭的珍贵文物和丰富历史照片,游人也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卢慕贞照片。1973 年,卢慕贞墓由其家属委托陈中岳将墓地迁至澳门氹仔“孝思永远墓园”。蒙“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捐赠永久墓地一段,并免费建筑。

1975 年卢慕贞墓重修,墓碑碑额横书“国父孙中山先生德配卢太夫人陵墓”,竖书“孙母卢太夫人墓 孙科立”。次年丙辰仲辰刻“孙国母卢太夫人陵墓重修碑记”,由“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主席赖新撰录并书,详细记录了卢慕贞的生平事迹,其中有“国父生平建树丰功伟绩,要以太夫人内助之力为多”,对卢慕贞作了很高的评价,又记述了墓地迁葬的过程。赖新在“重修碑记”中说,卢慕贞墓地由“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捐赠,并全部免费重修,定名为“德寿园”。墓园并不大,但“庄严肃穆,美轮美奂”,面临大海,苍松翠柏环绕,石狮相伴,成为许多游客的瞻仰之地。

卢慕贞的娘家今为珠海市金鼎镇外沙村,她的故居 1984 年由政府落实政策,拨款修葺一新,归还她侄孙卢妙珍代管。卢慕贞的侄孙卢汉华等亲友还筹款十八万港元,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在卢慕贞故居旁建造了一幢二层红色砖瓦楼房,作为“卢慕贞纪念馆”,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如今,外沙村人以有卢慕贞为荣,村口建有高大的门楼,上刻“珠海外沙 卢慕贞故乡”。此外,于 1934 年建造在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内的“慕贞堂”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1986 年 11 月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他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一行赴澳门,曾往卢慕贞墓拜谒。近年孙氏亲属把卢慕贞迁葬翠亨村犁头尖山麓。这一年,广东中山市博物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举办“孙中山家族藏品展览”。卢妙珍将珍藏的卢慕贞结婚时的嫁妆裙褂送去展览。

小说以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了上世纪 60 年代上海的市井生活。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普通的上海居民:皮匠、裁缝、售货员、小学老师、居委会主任、弄堂里的资本家后代等等。这些小人物在作者笔下鲜活生动,小说通过他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与细节。

1.小皮匠看中了江寡妇

同和里弄堂口,一边是皮匠摊,一边是剃头摊。对上海的大多数弄堂来讲,这属于标准配置,但对同和里来说,似乎别有趣味。摆皮匠摊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小皮匠。小皮匠姓啥叫啥,没有人在乎,大概只有居委会的人知道。

皮匠是个很奇怪的职业,只要你不是生就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只要你是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慢慢变老的,只要你的吃饭家什是榫头铁齿胡桃钳榔头,你就永远被人叫做小皮匠。哪怕你已经过了五十岁,哪怕你脸上皱纹密布如刀凿斧刻,哪怕你天生长了两条白眉毛,你还是被人叫做小皮匠。

小皮匠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穿白大褂的揪在椅子上拔牙。早上醒过来,小皮匠马上翻黄历。黄历和一本残破的《康熙字典》,是小皮匠从废品回收站捡来的,被他当成宝贝。黄历是民国二十年出的,小皮匠一查,乖乖,上面说:梦见拔牙,会有一笔大生意。果然,九点钟敲过,居委会主任杨招珍来找小皮匠。居委会给里弄生产加工组的每个人买了双布鞋,算是福利。考虑到生产组经常要孵豆芽,剥豆瓣,加工海带,场地比较潮湿,布鞋的鞋底容易沾泥,所以叫小皮匠给布鞋打掌子。一共二十七双布鞋,打前后掌。小皮匠笑不动了,真的是大生意来了,黄历上讲的准得不得了。

杨招珍关照小皮匠,用的橡皮底一定要好,掌子要打得牢。小皮匠谄媚地笑着说:“杨大姐你放心,我用汽车轮胎打掌子,当中有嵌发丝的,保证穿三年都磨不掉,不走样。”

小皮匠一整天笑眯眯,一边敲钉子,一边偷偷瞄江水英。他看中摆剃头摊的江水英。江水英也是扬州人,五官清秀,眼睛稍微有点斜,这倒让她有了几分风情。

江水英是个寡妇。寡妇属于那种男人一

边骂她是寡妇,一边暗地里动她坏脑筋的女人。要是是一个女人五十岁的时候老公死了,那她就算不上是寡妇了,或者说,寡妇还是寡妇,但大家都不当她是寡妇了,因为男人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江水英正处在男人对她有想法的年纪,很多男人对她有想法,特别是小皮匠。有时候看到江水英在偷觑自己,小皮匠便骨头轻兮兮地朝她笑,其实江水英只是茫然地看着马路对面。

小皮匠常常在暗地里掂分量,觉得把江水英追求到手很有把握:一个摆皮匠摊,一个摆剃头摊;一个是鼻头大耳朵,一个虽然长得好看,但眼睛有点瑕疵;两个人成分相当,年龄相当,容貌相当,还是扬州老乡,简直就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不做夫妻天理难容,何况自己还有文化方面的优势。小皮匠所谓的文化方面的优势,是他把那本黄历翻得滚瓜烂熟,能说出几句诸如吉凶宜忌时辰方位,诸如天罡、劫煞、五虚、土符、母仓、旺日、青龙、月空、岁禄、时阴等等,卖弄一番,甚至无师自通地给人测字解梦。

小皮匠是同和里居委会第一期扫盲班毕业的,人很聪明,懂得融会贯通。有次纳凉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说起各自孩子的成绩,接着就扯到了分数上面。亭子间的纺织女工说,为什么有的分数是一百分的,满分一百分,六十分以下就算不及格;有的是五分的,三分算差的,两分就是不及格。众人都说不清楚。毛头的阿爸自以为学问算好的,在同和里可以挤进前五名,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来。小皮匠在这种时刻就显出他的不同凡响来了。小皮匠说:“一百分和五分的区别,就好比是新秤和老秤的区别。新秤是十两制的,老秤是十六两制的。新社会用新秤,老秤已经不用了,大概只有中药店首饰店还在用。现在是过渡时期,两种分数一道用。以后,老师批分数就只用一百分制的了,五两制迟早要淘汰。”能把此事用形象的比喻说得这么明明白白的,估计上海滩找不出第二个人。这些话要是换个人说出来,肯定会激发出大家的崇拜之情,但因为说这话的是摆皮匠摊的朋友,大家嗯嗯啊啊,打着呵欠去睡觉了。